

# 石头垒起的故乡

南星

秦岭有石,天地俱之。故乡在秦岭腹地的洛南,是一块块石头垒起的地方。石头路、石头炕、石头槽、石头房、石头墙、石头磨、石头碾随处可见,石头淹没了故乡的一切。从沟壕到沟口,从山脚到山巅,青山绿水硬石头,有的大如屋舍,有的小如卵卵,有的棱角分明,有的流圆润,有的憨态可掬,有的桀骜不驯,有的晶莹剔透,有的黝黑如漆,有的色彩斑斓,有的朴实无华。纤瘦的,如亭亭的女子,宽厚的,如健硬的力士,那一方像极了沧桑的老妪,这一块明静恰似新生儿,这一处整块的石,堆成了一座座山,垒成千古奇观。

举目远望秦岭腹地山脉,一座山连着一座山,一层一层,远山就像洗过一样青翠欲滴,翻滚着绿浪,逶迤延伸,充满了生机。这些傲然挺立的岩石,仿佛在述说着什么,又仿佛在沉思。石头是青山的诗心,当它被神灵放在青山上书写的时候,它便已经以这般的模样出现,令你在时间的荒芜中充满敬意,驻足凝思,一章章翻读,我读懂了它的表情:雄浑、辽阔、苍茫、连绵、沉寂、深远。石头的魂魄沿着时光的光标移动,在自然中拆解组合,不同的山峦峰谷,不同的性格脾气,信仰思想在石头的表面插根生长,石头依然是石头,用石头

的声音歌唱,层层叠叠着大山的模样。仰望大山的巍峨,把山的陡峭留在自己的体内。石头唱的山歌填满空谷的山谷,山歌把两座山峰紧紧拴在一起,每一块石头,都有搬不走的地方。

石本无言,是人们给石头赋予了语言,赋予了韵味;石本无意,是人们给石头营造了意境,丰富了内涵;石也无魂,是人们为石头赋予了生命,注入了灵性和魂魄。这里,远离喧嚣的城市,没有紧张繁忙的工作,没有快节奏的生活,没有压力如山的任务。这里,有的是悦耳的鸟语。这里,没有灰蒙蒙的雾霾天气,没有刺鼻难闻的汽车尾气,没有日夜不分的噪音。这里,举目皆是绿色:山的黛绿,树的墨绿,草的黄绿;有的是各种香气:花的芳香,果的甜香,草的清香,泥土的暗香,而这种美,无法挽留,不能拥有,只能静静地守护!

在故乡洛水之南,洛河流经而过。那水宛如一把梳子,水到石到。水没了,那石头仿佛还在流淌,河里的石头就是水凝固了的冰。

八十万年前,洛南花石浪猿人依山傍河居于洛河岸边的石洞穴,以石镰、石铲、石刀、石斧为生产工具,劳动智慧与聪明才智在这片土地上演绎得淋漓尽致。

黄帝时期,有一个史官叫仓颉,随轩辕黄帝南巡于洛南,登故乡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水,遇灵龟负书,丹甲青文,遂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宇宙之势,俯察龟纹鸟虫之迹,指掌而创二十八字,曾镌刻于玄扈山阴。从此石破天惊,指引人类,终止结绳,天降谷雨,鬼哭龙藏。

面对故乡的石头,我心中充满虔诚。石头是厚重的,因为它是历史的见证。石头是一种语言,每一块石头的本身,是身居地下,做大地的一块骨头。徜徉故乡每一个角落,你处处看到石头匍匐的影子。开门望石山,闭门住石屋,故乡的人世代代和石头连在一起。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石头虽不能吃,但是它却承载着故乡人的生活。他们以石筑屋,以石筑路,以石垒阶,以石砌墙,用石头垒起了一个家园遮风挡雨,用石头承载着悲欢离合。在生命的跋涉中,每一块石头都记

载着祖辈的汗水和父辈的眼泪,而漂浮在石头里的厚重和长辈写下的历史,更令我肃然起敬。

石头的世界造就了故乡父老石般坚强的内心,是石头,给了乡亲们不屈不挠的性格。身居大山的乡亲们和石头有着相同的本色,而故乡那片薄土仿佛一部神奇而不可理解的书,在祖祖辈辈当中传阅,里面仿佛隐藏着一个个秘密,乡亲们不停地解读,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也像石头一样,如此坚硬地在这片薄土之上繁衍生息。

二十多年前,我从故乡走了出去,但那些石头还在。看着眼前这些水泥、钢筋垒起的城市,一种压抑、单调、冷漠时常困扰着我,使我感到烦躁和倦怠。于是,隔一段时间,我就携家带幼回到故乡,去寻找石头的清新与温暖,抬头是石头,迈步是石头,石头与歌声相伴,我的血液又一次轻松、欢快地奔流起来。

我的大山!我的故乡!秦岭山谷里的石头和洛河的流水成了我生命中的落款和日期。大山藏着石头的迷阵,山峰守望千年,我奇怪的是石头不管面临怎样的锤打、凿琢,它都是它自己。原来,石头就是我的“原形”,我永远的根基……

## 冬去春来

惠军明

昨夜,檐角的冰凌还在月光下泛着银光,宛如一把把锋利的小剑。可今一早,就化成了一串珠帘,滴答声顺着瓦楞流淌,恰似有人在青砖上随性弹奏着琵琶,清脆又悦耳。母亲把冬被搭在院里的麻绳上晾晒,棉絮里沉睡一冬的日光,仿佛被这春日唤醒,一下子抖落出细碎的金粉,满院子都是暖烘烘的气息。

要说最先感知春天暖意的,非玉兰莫属。那光秃秃的枝丫,像极了一双双有力的手,擎起满树洁白的玉盏。花瓣上挂着晨露,宛如盛着隔年的月光,透出一股空灵之美。老张推着糖车经过时,总会停下,感慨他年轻时,玉兰花开得没这么早,估计是这几年气候变暖的缘故。孩子们可不管这些,一个个兴奋地踮起脚尖,争着去够那低垂的枝丫,把洁白的花瓣贴在鼻尖,使劲嗅着那淡雅的香气。

不知不觉间,风就软了下来,像是换了性子。护城河的冰面,裂出了如蛛网般的纹路,几尾锦鲤在水底欢快地游过,搅碎了原本平静的一池倒影。穿着蓝布衫的老太太们,抱着竹匾坐在桥头,一边剥开晒得干脆的莴苣干,一边唠着家常,那闲话里都透着芝麻油的香气。

樱花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清晨,突然热闹起来。起初,只有稀稀拉拉的两三朵,怯生生地露出淡粉的小脸。可一夜过后,就像被施了魔法,漫成一片绚烂的云霞。蜜蜂被这美景吸引,醉醺醺地一头扎进花心,绒毛上沾满了花粉,就像披着金甲的小将军,忙忙碌碌穿梭其中。年轻情侣手挽手,在花树下漫步,男生的西装口袋里,俏皮地插着一枝半开的樱花,姑娘发间的珍珠夹子,与那粉嫩的花瓣相互映衬,格外甜蜜。

要说北方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大片的油菜花田。金色的花浪,从山脚一路翻涌到天边。农人们弯着腰,在菜畦间辛勤侍弄,身影在花丛中若隐若现,就像在金色海洋里劳作的水手。放学归来的孩子们,举着风车在田间撒欢儿跑,彩色的纸轮转出一道道斑斓的光晕,惊得田埂上啄食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远处,传来悠长的叫卖声:“糖墩儿——现做的糖墩儿——”那带着乡音的尾音,被暖阳拉得老长,在空气中飘荡。

北方的雨,说来就来。细密得如同针脚,把天空织成了一块青灰色的绸布。紫藤顺着老墙奋力攀爬,水珠在花穗上串成一道水晶帘。穿着雨靴的小姑娘,蹲在屋檐下,正用树枝引渡着慌乱的蚂蚁。隔壁阿婆送来了新炒的茉莉花茶,茶叶在玻璃杯里舒展,一片片翠绿的叶子在水中漂浮。

暮色中的海棠,美得让人移不开眼。花瓣边缘泛着微光,仿佛只要风稍大些,就会随风飘散。看着这海棠,我总会想起小时候养过的蚕,它们也是这般通透透亮,在将眠未眠时,暗暗酝酿着新生。路灯一盏盏亮起,归家的自行车铃声,摇碎了一地的花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不知名的暗香。

老人们总念叨,北方的春脖子短,可那些绽放的花朵和萌发的新芽,分明都带着一种笃定的从容。就连砖缝里钻出来的蒲公英,都倔强地举着金黄的小花。春天哪是什么匆匆过客?它分明是把三百六十五天的时光,细细碾碎,再拌着雨露,重新捏合成了永恒的希望。

晾在阳台的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母亲收起最后一件冬衣。楼下的白玉兰,开始飘落花瓣,它们打着旋,悠悠地跌进我的茶盏。这杯中的春天,竟比枝头的更加清冽甘甜,满是春天独有的韵味。



冰瀑开化 杨植森 摄

春天到了,什么最能展示春天的美丽呢?大概就是柳芽萌萌的那个模样。

《诗经》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枝柳芽就展露了整个春光,它敏锐地捕捉到了春天的召唤,柳树枝头新芽欲吐,枝丫间悄悄地萌生出了尖尖的嫩芽,初探着好似懵懵懂懂的小童,小心翼翼地探出了脑袋,好奇地张望着整个焕然一新的世界,寻找自己曾经憧憬的天地。

唐代诗人贺知章《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柳芽、柳条、柳丝、柳絮巧夺天工,以柳喻春,畅叙人逢早春欣喜之情,这是一种何等迷人的意态,柳叶眉、杨柳腰成了年轻貌美女子的形象泛称。摩登柳郎与半半柳仙共舞着,展现出婀娜多姿的身影,翠绿似“水袖”轻扬,随风摆动,宛如仙女,如云朵般缥缈,含蓄雅致,给人梦幻般的美感,让人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留有无穷的韵味。柳絮飘飘,把人们的思绪带向远方,诗意浓浓,意境万千。

柳树自古称“神树”,是树木中的佼佼者。柳枝“水袖”一甩一甩,岸柳成行,开始了春潮涌动。柳芽让经过寒冬洗练的世界充满了新郁和葱绿;柳条飘拂摇曳着,唤醒了大地上所有的精灵,百草千禾,虫鸣蠕动,莺鱼承欢,黄鹂也带来很多伙伴鸣翠柳,莺语揉揉,悠悠游哉;细柳和衔泥归来的燕子在和风细雨中轻舞浅吟,翠蔓披拂着;动不动细雨蒙蒙,柳芽美滋滋吮吮留雅韵,水清清润人心,太阳的脸蛋红扑扑格外媚人,美了大地醉了人心,“从此雪消风自软,梅花合让柳条新”无不宣示着生命的芬芳与新生,从此春天的画卷徐徐展开。

看到了柳芽,就会勾起人们对春天的无尽眷恋与热爱,长长的思索与心愿如破土的春苗在心里,在田野里谋划着,追寻着属于

自己的春天。

看到了柳芽,每一个人都无法拒绝与春天再一次握手言欢,用一双勤劳智慧的双手,奏响春天的序曲,开始了人生新的起点与拼搏。

看到了春天,人们开始走进春天,融入春天。广袤的田野沸腾起来,岸柳下、树荫旁,戏耍耍的大姑娘、小媳妇打扮得花枝招展,欲与柳仙试比高;小朋友们折柳扭出一支支响笛,演奏着春天的乐章;小伙子们柳枝舞腰做柳圈,追逐着显得特别英武;他们或三五成群,或成双成对,在柳丝绿下难舍难分,农人在大柳树下,有的赶着老牛,更多的开动着各种各样的机械,忙着春耕春播。

柳树的生命力极强,遇水而荣,岸柳成行,早野苍苍,更显风姿。从古至今人们以柳喻新生,家家户户植柳一直成为生存的习俗和美好的寄托。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兰新公路永登段几百公里大道两旁一直生长着直径四五十公分的柳树,柳荫夹道遮天,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陕北统万城旁的戈壁滩里长着几百棵直径一米左右的柳树,真不知道它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是怎么活下来的。据传,我家乡一个山沟旁的悬崖上有一棵初时期从山西大槐树移民时带来的,已有600多年树龄的“老祖宗”,树心早已空壳,看起来满目沧桑,可每年不断从树皮上发芽,至今枝繁叶茂,生生不息,被人们敬为“神树”。

柳有着高尚的品格,它坚忍不拔,柔中有刚;谦逊低调,温和有情;无私奉献,报春使者;遮风挡雨,美化环境;全身是宝,药食同源。

人生不负春光,赏柳赞柳不如恭恭敬敬地学柳。以柳为师,以梦为马,刚柔相济,奋勇向前。

此刻,人是柳,柳是人,赋柳入妙,语意双关。在这样一个明媚的春光里,人们开始饶有趣味地“吃柳咬春”,“咬得草根断,则百事可做”,通过吃柳牢牢把握春天的美好时光。柳叶菜有着着一股特有的清香,富含多种维生素和钙铁锌等,鲜美无比。柳叶具有较好的广谱消炎抑菌抗菌作用,真是大地无闲叶,不认识了柴,认识了是宝。

春风杨柳万千条,多少柳树的背后,都有着许许多多的诗歌和故事。相传隋炀帝在开通大运河的时候下旨,凡栽一棵柳者赐一匹绢,所以运河两岸柳树郁郁葱葱,同时他特赐这些树为“杨柳”,杨就是柳,这是柳树最早的称呼。柳条就是最原始的“韦编三绝”,成为永恒的诗篇,诱人而慕,令人

## 泾野怀古十五题(中)

白描

咏薄太后塔

千年古寺塔巍峨,盛世频传太后歌。  
砖垒七层迎日月,云栖四面绕藤萝。  
仁风每顾怜禾稼,善念常存育帝柯。  
文景鸿图母范裕,坤仪德耀耀星河。

重登崇文塔

当年戏刻埽边留,总角还教皓首羞。  
宝顶摩云吞浩气,飞檐揽斗挂银钩。  
晨钟几杵催才俊,古韵千秋育彦俦。  
愿共泾波常护佑,登高咏咏再赓酬。

登瀛洲台

天高趁兴步瀛台,古水悠悠日华催。  
遥思学士联珠句,近看残基覆绿苔。  
旧韵终然随影去,情怀任自逐波来。  
荣枯逆转千秋叹,闲云几片共思徊。

咏太壺寺

清清小院远嚣尘,历尽沧桑古寺存。  
丹梁叠架千秋雨,彩拱昂昂万古春。  
庄严法相观浮幻,静默禅钟昏昼晨。  
遥思初涉文途际,忽启灵扉梦刻痕。

瞻泾阳文庙

金辉黄瓦耀崇堂,殿宇崔嵬气赫扬。  
柱顶蟠龙昭显贵,檐间斗拱绽华芒。  
儒风拂处贤才聚,雅意涵时俊彦彰。  
文徽映邑韶光灿,瑞脉千秋墨韵长。

## 雨水

韩盼锋

雨水,滴落心湖  
泛起岁月的涟漪

润了枯草,醒了田亩  
那是希望在悄悄倾诉

一滴,两滴,千丝万缕  
编织着未来的锦绣

在翻整老家阁楼旧物时,一本泛黄的日历闯进我的视线。纸张脆得像深秋的落叶,稍一触碰,便簌簌作响。日历停留在2005年,那是我初中毕业的夏天,也是爷爷离开我们的那一年。

爷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日历是他农事生活的指南针。在他心中,每一个节气都藏着庄稼的“生长密码”。

雨水节气一到,爷爷总会戴上老花镜,在日历上用红笔圈出一个小小的“雨”字。随后,他就扛着锄头走向田地,翻松板结一冬的土地。他常念叨:“雨水春雨贵如油,土地松透好长苗。”奶奶则在一旁仔细筛选种子,每一粒都被她反复摩挲,满是期许。

到了芒种,爷爷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他在日历上重重画下标记,天不亮就下田。金黄的麦子在风中摇曳,爷爷弯着腰,熟练地挥舞着镰刀,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他一边割麦,一边教导我:“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这时候可容不得一点偷懒,错过时机,粮食可就遭罪喽。”年幼的我在一旁帮忙捡拾麦穗,虽然辛苦,却也被爷爷的干劲感染。

随着我渐渐长大,离开老家去城里读书,和爷爷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每次回去,爷爷总会拉着我,指着日历上的节气,给我讲农事,也讲做人的道理。

有一回,他指着日历上靠近寒露的位置,突然陷入回忆,缓缓说道:“娃啊,爷爷年轻时刚分家种地,不懂节气的重要。那年寒露前后,本该种冬小麦,我觉着时间还早,就等着急。等种的时候,天已经冷了,种子发芽晚,麦苗又小又弱。结果冬天一来,根本扛不住,全冻死了,第二年家里差点揭不开锅。从那以后,爷爷才知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呐。”我静静听着,第一次明白爷爷对节气的执着从何而来。

讲完这些,爷爷语重心长地抚摸着我的头,接着说道:“做人就跟种地一样,节气不等人,该努力的时候就得下苦功夫,错过了可就沒有回头路啦!”这些话像种子一样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后来,爷爷走了,那本日历也被遗忘在岁月的角落。如今,再次看到它,那些关于节气、关于爷爷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我轻轻抚摸着日历上的红圈,仿佛又看到了爷爷那慈祥的笑容,听到了他那熟悉的声音。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日历上的节气似乎渐渐被人们遗忘。但对我来说,它们是一段段珍贵的回忆,是爷爷留给我的宝贵财富。每一个节气,都承载着家庭的温暖、生活的智慧和岁月的痕迹。我决定把这本日历带回家,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让它时刻提醒我,不要忘记那些美好的旧时光,不要错过生活中每一个值得珍惜的瞬间。

## 旧日历里的农时

袁成